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五十五
至五十七



13
849
216



43
849
21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智識 謀畧

智識

夫入國知教足以辯其興衰目擊道存可以察其禍
福斯君子之表微哲人之先覺者也中古而下蓋有
庸使乎之選當出疆之任或奉辭絕域或修聘鄰邦
或慰勞軍戎或巡行郡邑以至接酬宴之好覲政治

之軌察言行而辯淑慝覽形勢而洞權變明其措置之損益識其事機之成敗詳究國體翼宣王度自非沉謀內蘊遠慮兼至澄止水之鑒而不撓包周物之智而旁通又曷能見於未萌若符契而可驗斷夫大車顛丹青之皎然哉

仲孫湫為大夫齊侯使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親有禮因重固

能重能固則當於成之

問猶貳

離而相效者則當因而問

之覆昏亂

覆敗也

霸王之器也

霸王所用以器為喻

叔與為周內史襄王使太宰文公及與賜晉文公命

太宰文公王鄉士王子虎也

上卿逆于境逆迎晉侯郊

勞郊迎用館諸宗廟

館舍也舍宗廟尊王命

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

饗餼九牢設庭燎

設大燭於庭

及期命于武宮

期將事之日武宮文公之祖武

公之廟命

設桑主布几筵

主獻公之主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獻公死

已父於此設之者文不次繼於惠懷虞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筵席也

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

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諸侯之子未受

爵命服士服

大宰以王命命冕服

冕大冠服

內史贊

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而後就

既畢賓饗贈

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之宴好

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饗之

屬也如公受王命以侯自侍之禮大宰上卿而言公者尊之是也

內史與歸以告王

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

謂小卿逆於竟晉侯勞

奉禮義成

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

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

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

道訓且禮所以觀

忠信仁義也

能行禮則有此四者

忠所以分也

心忠則不偏

仁所以

行也

行仁則有思也

信所以守也

信守則不貳

義所以節也

制事之節

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

得其度也分均

無怨行報無價守固不偷

偷苟且也

節度不攜其何事不

濟臣入晉境四者而失

四者忠信仁義

臣故曰晉侯其能禮

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

王從

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

逮及

及惠後之難王出在鄭

後惠

周惠王之後襄王繼母陳嬀也偽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齊王復之又通襄王之後隗氏

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適鄭處于泥事在魯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納

納王於周殺子帶在僖二十五年

於是乎始霸

劉康公為卿士定王八年使康公聘于魯

劉畿內之國康公王

卿士王發幣於大夫

發其禮幣於魯大夫

季文子孟獻子皆儉

二子魯卿文子齊仲無扶之子季孫行父也

叔孫宣

子東門子家皆侈

二子魯大夫宣子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好子家東門襄仲之子公

孫歸父也 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

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 宣偏也

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其何事不徹徹達也其何任不堪

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

年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庇復

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蔭也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若是則必

廣其身廣大務自矜大不顧其上且夫臣人而侈國家弗堪亡之

道也王曰其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

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爾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

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

下卿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蚤世即世也其家猶可以免若登年以載

其壽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必亡家必亡也及魯宣公卒定公十六年

赴者不反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東門子家謀去三桓如晉未反

宣公卒三桓逐其家遂奔齊宣公卒三桓逐其家遂奔齊簡王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簡王定王之子者宣伯僑如也叔孫婁魯大夫昭子也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

心姑桐門語畢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

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 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矣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樂大 心出吳公子札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

擇人吾子為魯宗鄉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

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 牛亂起本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藥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

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實鄭地貴紵衣各節

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

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也

韓宣子為晉大夫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

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

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導之以訓詞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

范昭齊人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

酒醜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景公日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其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大師日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日宜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觀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日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日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日齊未可伐也

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昔之謂漢劉敬為郎中號奉春君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大怒使人使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日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其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尚讀日瘠瘦瘠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

行帝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

汝械繫敬廣武 誠謂枉桎也廣武縣名屬馮門 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而輩言可

擊者矣迺封敬三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武帝使黯往視之不至吳而

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公孫弘侍詔金馬武帝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

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後終

以開西南夷為勤勞

魏衛覬為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

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

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

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

引為部曲覬書與尚書令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

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

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

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必有後

憂夫監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

責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

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監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吳沈珩大帝時爲西曹掾使魏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慤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挈延英雋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薛珣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景帝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省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後梁柳莊爲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明帝令莊奉書入闕時三方構難隋文懼帝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陽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猥蒙顧託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

梁將師咸請與尉遲迥連衝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
 席卷南山唯帝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隋文結託
 之意遂言於帝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
 難王謙消難姓常人之下者非有糾合之才况山東
 庸蜀從化日近周氏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
 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
 帝深以為然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帝謂
 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後魏秦王翰之子儀有筭畧道武將圖慕容垂遺儀
 觀釁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
 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
 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舉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為

然

元洪超武邑公受洛之孫頗有學涉乘賊亂之後詔
 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
 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
 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
 李順為四部尚書使沮渠蒙遜廻太武問與蒙遜往
 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
 許年經涉艱難相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

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晏無讖及臣往迎便重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與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歲矣太武曰若如鄉言則効在久遠其子必復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畧見其子並非才雋豈能保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捷噐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太武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鄉所言五三年間不足爲晚且停前計以爲後圖旣而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言蒙遜死

今則驗矣又言捷立何其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源懷宣武時爲車騎大將軍持節巡行北邊因上表曰景明以來比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腹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衣地令分給編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人怨訟者鎮將把下進署之首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襄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喏僉曰煩猥邊隅事虧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

民之懷已勅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准如斯之比不
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爲豪疆陵
壓積年在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
之邊者凡四十條皆見嘉納

辛雄孝莊初爲度支尚書兼侍郎中關西慰勞大使
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
非時役徭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
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
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
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闕門和穆

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
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
曰樂之六曰喜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
生之也薄賦歛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
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徃代敷春
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
來遠亦是今時臣旣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
所宜行若不除煩救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
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
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帝從之因詔民七十者授縣

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年百歲從三品將軍
北齊封隆之爲東魏尚書右僕射孝靜武定初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
爲內應輕薄之情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
安靜文襄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者宜
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恩旨旣行理無追改
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處大乃啟神武
事遂得停

後周張軌爲都督從太祖征侯莫陳悅悅平使于維
陽見領軍斛斯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
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
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所測椿曰誠如
卿言真可恃也

楊尚希爲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
東河北至相州聞國哀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哀於
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衰而視不安將有他
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
覺令數十騎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隋高祖以尚希
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
隋薛道衡高祖時爲內史舍人兼散騎嘗侍聘陳使

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離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降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

唐鄭元璿太宗時爲鴻臚卿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驗觀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肉炊飯化爲血咎徵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俄授左武侯大將軍頊之突厥果敗

賈言忠爲侍御史高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旣降扶餘川遂沿海畧地與行軍摠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帝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帝問曰卿何以知其可平也對曰昔隋主親率六軍覆於遼東左者人事然也煬帝無道軍政嚴酷舉國受殃天下離心玄感一唱狼狽而返身死國滅自取之也先帝親往問罪其所以不得者高麗未有釁也諺曰賊無曆隄中道迴今高麗久矣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內離遞

相攻擊脫來奔願爲鄉導彼之情僞盡知之矣以國
家富疆陛下明聖將士齊力滅之必矣且臣聞高麗
秘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將來滅之自前漢之
末高氏節有國事及今九百年矣李勣年登八十亦
與其記符同又高麗頻歲饑荒賣鬻男女無故地裂
狼狽入城蚘鼠穴於國門之下夷俗信妖迺相驚駭
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切爲以是行不再舉矣帝曰
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
寵同善雖非門將而持軍政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
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

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
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帝深然其
言遽遣使齎重書以慰免勣等

狄仁傑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
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
員四祠

田歸道爲左衛郎將則天聖曆初默啜將至單于都
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
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天后不許默啜深怨望遂拘
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之請並

冊府元龜 卷之六十五 智識
論以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石雜
綵等并許結婚歸道乃得還

長孫晟爲奉車都督初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
招女妻之改封大義公主開皇七年攝圖死遣晟持
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
可汗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
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公劉
昶其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
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
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

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
謬荅曰檢校容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
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
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高祖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
藩拉殺大義公主

唐唐儉爲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貞觀初往使
頡利說誘之遂獲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
曰卿觀頡利可圖不對曰銜國威恩亦望可獲遂令
儉馳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欣然定歸欵之計
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齎掩破其牙帳頡利遂北

走儉脫身而還
郭元振爲通泉尉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
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左武衛鎧曹充使聘于吐蕃吐
蕃將大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
振因察其事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
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
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
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
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
以鎮不可救兵不可在則宜爲計以緩之籍事以仍

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
患遠其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
者其涼瓜肅是也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
用竭矣脫其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爲國者
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
平可保知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
請此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則北爲漢
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令宜報欽陵云國家
非憐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
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恐蕃力漸疆易爲東擾必

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
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和事未全
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
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
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
馭之長策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
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論欽陵欲分鎮四境統兵
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儻
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聖國恩曰甚設欲
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以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

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
猜貳遂誅大論欽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並來
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
接之後吐蕃將趨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
璟勒兵破之元振參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

裴耀卿爲戶部侍郎玄宗開元二十年禮部尚書信
安王禘受詔封契丹詔以耀卿爲副俄又令耀卿齎
絹二十萬疋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
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齊持財帛深入寇境不
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

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北至而耀鄉已還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於嚴

晉桑翰維初為高祖太原掌書記高祖建義太原首預其謀遣為善求援於北虜虜巢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虜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虜帳述以始終利害之義虜心乃定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五

立功

招撫

周官行人著用節之制小雅四牡歌有功之來斯蓋膺出疆之選者能奮奇畧以集巨伐繇是申勞徠之典形風雅之詠焉自漢而後或殊鄰猾夏申嚴禦備

德教未洽逆節萌起或羈縻之不絕或反側以猶闕
 桀鷲滋熾草竊羣聚捐負盟約憑恃險固然後奉詔
 告馳傳遽踐不測之境申風諭之旨見機有作豈俟
 乎終日徇死無貳所期於必勝用能素定奇計布昭
 天聲糾合異俗徵發士伍大則致戎首於街邸次則
 窮叛黨於巢穴係繫驅獲捷音亟至克宣威信底靖
 疆場故雖矯借王命擅持利器誠足尚其可專而懋
 以賞典也

漢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
 皆殺漢使者昭帝元鳳中介子為駿馬監使大宛因

詔令責樓蘭龜茲殺匈奴使者還奏拜中郎遷平樂

監介子請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

無所懲艾

艾讀曰父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

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意不親介子

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

綉行賜諸國

徧往賜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

帛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

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

王謂密有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獨壯士

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

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

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宣帝本始中從軍擊匈奴

軍罷為郎初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

外國所苦苦謂困辱也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

域諸國新輯輯與集同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

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

諸國客至伊修城伊脩城在鄯善國漢於都尉宋將

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莎車國

其王名也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

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

奴矣是於攻劫南道與重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

不通鄯善都護鄭吉較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馮

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亟

也音居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

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

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

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奉世遂至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
名馬象龍而還言馬形似龍帝甚說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

嘗惠為光祿大夫先是烏孫公主上言匈奴發騎田
車師車師西域國名也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天子救

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宣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
孫公主及昆彌皆新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
烏孫取連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
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出

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克國武牙將軍田順渡遼將軍

范明友前將軍韓增

以惠為較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

侯以下五萬餘騎

劄即翁字也翁侯烏孫官號也

從西方入至右谷

蠡庭

谷音鹿蠡音黎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行胡浪切

名王騎將

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駝五萬餘匹羊六
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
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甲綬節惠還自以當誅
謂失甲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

遂封惠為長樂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
功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較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

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言至前所

傳命而行也

風讀曰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

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

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

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元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

無罪惠曰即如縛姑翼來吾置王

置猶放也

王執姑翼詣

惠惠斬之而還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

副較尉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

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弟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

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疲弱降漢不

能自還即西收右地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

繇是遂西破呼揭堅昆丁令

呼揭小國名在匈奴北揭起屬切令音零兼

三因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

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

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

衡以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求也

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

鄉讀曰嚮不雜日醇醇今厚也

所在絕遠宜

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

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

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畜謂受養也使無鄉從之

心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

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

憂臣幸得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

桀言鄧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

嬰大罪嬰帶也必遁逃遠舍不取近邊舍止也沒一使以

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送至庭單于庭帝以示朝者禹

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

奉世以為可遣帝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女

妻鄧支鄧支亦以女子康居甚尊敬鄧支欲倚其威

以脅諸國倚音於綺切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

城殺掠人民歐畜產歐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遣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

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

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鄧支水名發民作

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

歲遺康居北河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言嘗所獻遺之物遺戈

李切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

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凡

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

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

嫚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城湯為人沈勇有

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喜許史切

每過城邑山川嘗登望既

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

本屬匈奴今邳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嘗

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

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國二萬里謂西域且

回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其人剽悍

剽輕悍勇也剽手妙切又匹妙悍胡幹切好戰伐數取勝久畜

之必為西域患邳至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

歐帥之令從隨也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

之往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言凡庸之

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

延壽猶豫不聽

與讀曰豫

會其久病湯循矯

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較尉屯田吏士延壽聞

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命已集會豎

子欲沮衆邪

沮止也壞也音才好切

延壽遂從之却勒行陣益

置揚威曰白虎合騎之技一

按則別為部軍故稱技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技

名以為一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

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尉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填殺掠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謂重輜重也音真用切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壽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勿抄掠間呼其貴人屠墨兒之問謂密呼也論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

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弟

母之弟即謂舅者

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郵支情明日引行未

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弃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

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

壽湯因讓之

讓責也

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

人見將軍受事者

名土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

何單于忽大

計失客主之禮也

忽忘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

罷讀曰皮度大各切

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

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

傳讀日敷

度切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

幟讀日熾音式志切

數百人被

甲乘城

乘謂登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

餘人夾門魚鱗陳

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

招漢軍曰闕來

更互也音子行切

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

蒲拍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

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

有所守穿壑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中

獲上人

仰讀日仰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

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

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

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

之征也郅

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

乃被申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

人射申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

下騎

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

夜過半木城穿

中人卻入土城乘城

乘登也呼大故切吹下亦同

時康居兵萬餘

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

環繞也音患和卧切

夜

數犇營不利輒卻

犇古奔字也

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

乘之

乘逐也

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昇予也各以與所得人昇必竊切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

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于城郭

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謂所發諸國之兵為郵支王者也於

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混同也音

胡本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

藩唯郵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

不能臣也謂漢為不能使郵支臣服也郵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

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

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陣克敵斬郵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即若今鴻臚客館也崔

浩以為橐當為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在維陽西京蓋無也以示萬里明犯

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

延壽繁蒲切以為郵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

聞知更胡切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枯骨曰骼有肉曰胔

賜切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

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

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

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

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

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

不與湯

與猶許切

湯素食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不法者私

自取之不依軍法

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

疏言已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入曰振旅振登也旅衆也

宜有使者迎勞道路

勞力到切

今司隸反

迹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

具酒食以過軍

文忠為關都尉屬賓王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

漢使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客屈王子

陰未赴共合謀攻屬賓殺其王立陰未赴為屬賓王

授印綬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初為金城太守以病免

後歲餘烏孫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翁侯大亂徵會

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

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

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戍已較尉諸國

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

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

徑是昆彌所在召番丘貴以未振將骨肉相殺漢公
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劔擊殺
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
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令
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
孫所知也昆彌以下復日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
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
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
下號泣罷去會宗遂奏事公卿議賜爵爲關內侯黃
金百斤

後漢吳漢字子顏光武於廣阿拜爲偏將軍光武將
發幽州兵問鄧禹可使行者禹因言漢即拜大將軍
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
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
漢無備出迎漢即兵將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
駭城邑莫不望風拜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
耿純爲前將軍建武二年真定王劉楊造作符讖與
綿勇賊交通光武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
楊楊閉城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
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楊若見因而收之

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

楊稱病不謂以純真定宗室之出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也遣使

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

如欲面宜出傳舍時楊弟林邑侯讓及從兄

細或作緝

各擁兵萬衆人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

之兄弟并將輕兵在門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

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

怖無敢動者

班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後奉車都尉竇固出

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

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跡懈超

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

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若邪乃召侍胡

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

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

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

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

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日不入虎穴不得

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駭可珍盡矣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之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日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趙岐獻帝時爲太僕奉迎車駕到陳留得篤疾遂不至興平元年徵趙岐會帝當還雒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隳惟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雒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

裴茂為尚書獻帝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儒有功封列侯

魏張既為議郎參鍾繇軍事及袁尚并州刺史高幹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滎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使既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并州封既武始亭侯

後魏奚斤為鄭兵將軍明元即位斤循行州郡問民疾苦章武民劉牙聚黨為亂斤對平之

周幾為左民尚書泰嘗初行唐民負險不供輸稅幾

與長孫道生宣示禍福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皆於林慮山猛省遺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李煥為治書侍御史孝文時楊泰叛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討之遣煥單車入伐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

千斯孝明時為武川鎮將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維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郎將

後周伊婁穆初仕後魏為給事黃門侍郎廢帝二年

穆使於蜀屬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
鄧肫等搏逆三萬餘人阻涪水立柵進逼潼州穆遂
與刺史叱羅協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戶

趙昶初仕後魏文帝為華州都督先是汾州胡叛再
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昶為先驅遂破
之以功封章武縣伯

辛昂明帝武成中為小吏部武帝天和初使蜀懷輯
蜀民及使還屬巴州葛榮都民反攻圍郡城過絕山
路昂謂其同侶曰凶狡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
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

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募通關二州得三千人
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
壘賊既不以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
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即於軍中賞
昂奴婢五十口繒綵四百疋

隋趙仲卿初仕周為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時仲卿
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攻仲
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
長垣縣公邑一千戶

裴矩為給事郎奏舍人事高祖開皇十年奉詔巡簡

嶺南未行而高知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
帝遣矩行矩請速進帝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
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同師舉圍東衡
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
聲援矩進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
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
殺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
還報帝大悅命昇殿勞苦之顧謂高頴楊素曰章洸
將二萬兵不能早渡嶺朕每患其丘少裴矩以三千
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

開府元龜 喜縣公

李景字道興爲鄜州刺史後與上明公揚紀送義戒
公主於突厥至嘗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
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
衆

長孫晟爲開府儀同三司仁壽元年詔楊素爲軍元
帥征突厥達頭可汗晟爲受降使者軍次河北值賊
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
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

唐謝叔方爲左親衛中郎將奉使靈州招輯突厥會

失哥邏祿等叛部落叛兵三千於籟瀆水上圍叔方甚惡叔方率屬奮擊虜衆乃解還至柔遠縣發伊州兵往諭延陀與其遊軍會擊大破之

李大亮為散騎侍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刺史

契苾何力為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元年九姓叛以何力為鐵勒道安撫大使乃揀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謂曰國家知汝被誑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首渠得之則已諸姓人喜共擒偽葉護及設特勒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

何力數其罪而誅之

裴行儉儀鳳中為司列少嘗伯安撫大食使擒偽可汗都之及李遮旬還

栢耆文宗太和初為諫議大夫滄德李同捷叛宿師於野者連年同捷窮賊求降者宣諭訖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至德州果謀言鎮州王廷湊來劫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僚稱賀

梁馬嗣勳唐末為太祖元從押牙嗣勳典客頗稱任便昭宗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說刺史劉存

背淮賊以向國又與李彥威收復黃州及武昌縣獲
 刺史瞿章俄復使光州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
 攻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大戰而走之又遣使於蜀及
 歸得其助軍資實甚多天復中太祖迎昭宗於岐下
 軍至華之西闡使嗣勳入見韓建即時同出迎謂及
 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於太祖求為外援時安陽
 公主初卒於魏太祖乃遣嗣勳率嘗直官千人實兵
 伏於橐內肩舁以入於魏聲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
 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勳與紹威親軍同
 攻牙軍至曙盡殪之

後唐李嚴同光中為客省使於蜀時王衍專據坤維
 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主之狀與師之
 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
 乃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
 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滅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
 降下延存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予
 即舉城納款衆咸以為討蜀之謀始於嚴衍其言將
 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俟魏王至吾兩
 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
 為託即令引蜀使歐陽彬迎謁繼岌

魏王 三川平 各也

周官司馬有憚人之職掌誦王志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斯古道也若夫新造之邦民懷去就薦饑之歲下有攘奪或連城叛渙陷赤子於匪人或靈旗濯征困齊民於物役以至殊俗欵附勅寇盪平天災流行比屋凋弊繇是申擇雋望奉宣國命布露恩詔導揚德澤陳之以禍福譬之以逆順用能定萬眾之反側悟積年之迷妄勞徠安集無懷存卹使從亂者知歸慕化者無斃兇狡革慮逋播還復者焉向非窮理而達變研幾而適道周物之智罔滯臨

難之節不奪者又曷足以膺是選哉

漢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

中行取

日畧夜郎樊中皆西南夷也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

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武

帝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告諭巴蜀民以非帝

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

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

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

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來入朝覲豫享祀也一日享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番禺南海郡治也東

伐越後至番故言右也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嘗効貢職不敢惰

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喁喁衆口皆鄉風慕義欲為臣

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致至也夫不順者已

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

五百人各以奉幣衛使者不然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

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以發軍之法為與衆之制也驚

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當逃者或亡逃自賊殺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蠶舉燧幡蠶如覆米箕縣著契臯頭有寇則舉之燧即箭有寇

則燔然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馳之也流汗相

屬惟恐居後屬連也觸白刃冒矢冒犯也議不反顧計

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

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編戶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蓋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圭而爵位

為通侯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居列東第東地甲宅也終則

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盡忠敬居位甚

安佚佚樂也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

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莖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

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

名無善名也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

不先者謂往
日不教之

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惠使者之若彼悼不肖

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誠信之人
以為使也

曉諭百姓以發卒

之事

論告也

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

數責也

讓三老孝

弟以不教誨之過

讓責也責其
教誨不備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重難也不欲
召取之也

已親見近縣

近縣之人使者已自見而
口諭之矣故為檄文以示

遠所也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亟急也縣
有夷日道

咸諭陛下意毋忽

忽急
忽也

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會更

始死永悉罷兵幅巾詣光武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

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具將故人自

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

太守於是開城而降

伏隆瑯邪東武人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官光武

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

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

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

作亂盜賊縱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

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分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歷五較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逆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郡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較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關上書獻鰻魚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來奏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

其功比之酈生

張純安世之孫襲爵富平侯建武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煩川突騎聚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安集耿純爲東郡太守建武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嘗擊之光武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都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與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張堪爲謁者建武十一年使詣吳漢伐公孫述成都既拔堪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魏鍾毓為廷尉高貴鄉公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頒行赦令告諭士民
 宋劉秀之為太子右衛率孝武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為土人所誅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

梁韋載為冠軍將軍時侯景平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撫留異陳寶應等
 後魏周幾為左民尚書明元神瑞中并州饑民遊食山東詔幾領眾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秦嘗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

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

張靈符為中書博士文成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諭民乃復業
 李煥為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勅煥兼散騎嘗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

陸跋獻文時襲父爵封為建安王宋司州刺史嘗珍奇以懸瓠內附而新民猶懷去就跋銜首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跋皆免之百姓忻悅民情乃定
 韋瑱為尚書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欵朝廷思安邊之畧以誕為東荊州刺史令瑱為使與誕招慰蠻左

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桐栢山窮深淮源宣揚恩澤凡所招降至郡縣而還

鄭義爲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陽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附

韓麒麟爲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

孟威爲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孝文詔威曉諭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爲民

盧同宣武時爲諮議參軍兼司馬時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嘗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後爲撫軍時會營州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齋書喻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持節巡行北邊自京師遷雒邊朔遙邊加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

高綽字僧裕孝明初爲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

於冀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嘗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

費穆爲左軍時驍驍王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命宣慰衆皆欵附

王靜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靜馳驛慰諭咸即降

崔亮爲七兵尚書領廷尉卿徐州刺史元昶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昶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

楊標爲車騎將軍孝武入關稽胡恃險不賓屢行抄

竊以標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標頗有權畧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欵附乃有隨標入朝者

北齊封隆之初仕東魏孝靜爲河南尹丞時青徐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欵後遷尚書右

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情頗相扇動詔隆

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

封子繪爲都官尚書時冀州高歸彥作逆文襄詔子繪謂曰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使慰撫宜善加謀畧以稱所寄卽以其日馳傳赴軍子

繪祖父世為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廵城諭以禍
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
勅子繪權行州事

後周趙昶為中都督氏梁道顯叛攻南繇太祖遣昶
慰諭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因徙其豪帥
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太祖即以昶為都督領之
辛昂為車騎將軍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途艱難
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民之細務皆委決焉昂撫
導梗化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
討信州群蠻今蔓州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使於通渠等

許州運糧饋之時臨信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
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為用
莫有怨者

隋賀若誼在魏為尚食典御時周太祖據有關中引
之左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携貳屯於河表誼
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
金銀百兩

宇文弼初仕周為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
龍涸詰羗前後附三十餘部後為尚書右丞時西羗
內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而還

長孫晟爲右驍衛將軍頻使突厥引其內附皆晟之力也

韋冲爲散騎嘗侍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煬帝呼冲問計冲曰皆繇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因令冲綏懷叛者月餘并赴長城帝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崔頤爲越王長史大業中山東盜賊蜂起煬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

唐裴矩初仕隋爲黃門侍郎大業初煬帝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造就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反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三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諫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與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武德末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宮城與官軍決戰詔矩令至東宮曉諭之官兵乃散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武德四年五月竇建德
博州刺史王羨求降神通爲使者慰撫山東下三十
餘州建德之地悉定

張河初爲高祖大將軍戶曹參軍從至賈胡堡令河
還鎮并州尋遣慰撫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

殷矯初爲太宗渭北道元師長史時關中群盜往往
聚結衆無適從令矯招慰之所至皆下

李嶠爲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召兵
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捨其罪親
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

之

裴懷古則天時爲監察御史時姚嵩道蠻反詔懷古
往招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
俘其君而還後爲司封郎中時始安賊歐陽暉擁徒
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
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人
侵徧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
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於神
明況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諭之群賊喜悅歸其所
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來款附

嶺外悉定

宋慶禮爲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置鎮兵五十人

劉晏肅宗寶應二年爲吏部尚書平章專時吐蕃犯長安僦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晏至上都奉宣詔旨百姓以晏舊京尹觀者如堵既宣恩煦無不怵躍

奚陟爲中書舍人德宗貞元中江西淮南淮西大亂爲災命陟勞問巡慰所在人安悅

殷侑爲虞部員外郎憲宗元和中王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爲使以招諭之承宗遂稟朝旨獻德棣二州及遣兩子入覲

栢耆爲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言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耆耆至令承元集三軍宣導朝旨衆心乃安

李遜爲散騎常侍長慶中鄆州李師道疑恐穆宗命遜馳赴東平論之師道得其語意即請効順旋爲其

下所惑而止

崔戎為諫議大夫克劔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川承
蠻寇之後戎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安
晉華湯琪後唐初鎮耀州莊宗同光末平蜀川獲秦
州遣湯琪撫而蒞之一境大稱肅然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六

機變

古者慎使乎之選重越境之任故聘禮大矣受命不
受辭蓋外事不素制也大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古語曰變通之際間不容髮非夫智畧輻湊計慮周
命者孰能與於斯乎若乃受命而行臨事以敏遇其

變故適與時會理既先覺行乎中權或習俗以遂事
或詭辭以應物當有疑而立斷將履危而先發俾夫
敵人無所施其詐智者不能為其謀用能成命而立
功守節而獲考斯固得專對之義而成出疆之美矣
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齊
亦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階三等
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
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悞如也

使枝如子躬楚大夫也昭十三年夏楚平王棄疾即位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犖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

立故還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

犖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

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

權有事將復使也

蔣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文惠王得
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
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
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

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
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
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
之故欲狂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
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
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
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
其人勇士有智畧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
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
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柰何相如

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
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
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
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
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
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
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
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
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
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

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
 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
 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
 見臣引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
 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急臣臣
 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
 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
 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
 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

戒五日設九賓於廷

九賓即周禮九儀

臣乃敢上璧秦王度

之終不可疆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城傳舍相如
 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
 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
 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
 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申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
 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
 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
 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
 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

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
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
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
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

漢隋何為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至

虞宋州虞城縣謂左右曰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何

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
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隋何曰臣請使之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王之

淮南太宰三日不得見隋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
作內王也

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則
大王所欲聞言之而非邪使何二十人伏斧鑕淮南
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隋何
說淮南王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
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隋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
何以得發兵布驚曰何至是楚使者出何曰事已構
可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併力布從之遂歸漢
王烏武帝元鼎中使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
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懸面入廬單于愛之

涉何元封中武帝使譙論朝鮮王右渠終不肯奉詔

譙音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填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

俾王長長者俾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

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部

都尉

管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

匈奴匈奴徙蘇武北海上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管

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

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

基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讓貴也單于視左

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陳饒為右卒王莽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卒甄

早王颯及饒帛敝丁業六人颯音立多齎金帛重遺單

于諭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文曰匈奴單于

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卒既至授單

于印綬綬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譯

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腋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

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

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軍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腋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弗與單于曰印文何繇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卒愛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饒謂諸將卒曰鄉者姑射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鄉讀日向幾音鍾依切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摧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卒猶與莫有應者與讀日豫饒燕士果悍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即引斧摧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卒曰漢賜單于印信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土已下

迺有漢言章今即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卒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卒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卒入謝因上書求故印

後漢吳漢南陽宛人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日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知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公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

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搗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班超字仲升明帝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引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燉煌北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五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

廣奉超禮敬甚脩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且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音筆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才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

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
 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
 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
 此必怒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
 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
 後約日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
 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
 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
 燒死

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
顛帶副使北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

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

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
 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
 賈固固大喜俱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
 超節實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
 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
 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
 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闐國去長安
九千六百七十

里南與侯羗西與婁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一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
 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
 至莎車焉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切波傍也
 波音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

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
有騙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

續漢書及

華嶠書騙字並作駮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婿切

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

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
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匈
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
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
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
去兜題所居槃橐城十九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
勅慮口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

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曰
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
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
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
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孫
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晏駕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
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奸墨數發兵攻疏
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章
帝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
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弁曰漢使棄我

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
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
誠不可去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
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後降
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
餘人疏勒復安

吳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孫策表為正議較
尉漢獻帝建安四年孫策遣紘奉章至許官留為侍
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
舊述才畧絕異平定三
郎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三室時曹公為司
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

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辭曹公聞策薨
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
克成讐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大帝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顧徽為東曹掾時傳曹公欲東大帝謂徽曰卿孤腹
心令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
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
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
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
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盤石休戚

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大帝
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
與袁譚交爭未有它意

晉衛瓘初仕魏爲陳留王爲廷尉鄧艾鍾會之伐
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行事鎮兩軍司給兵
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
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
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
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徽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
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

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
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
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趨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
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
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廡舍遂發兵反於是士
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
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前見
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
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會既不出
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

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
便下殿會梅遣之使呼權辭眩疾動作仆地比出閣
數十信追之權至外解服鹽湯大吐權素羸便以困
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繇是無所憚
及暮門閉權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
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
會繞殿而走盡殺之權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
後魏楊昱孝明時為給事黃門侍郎時賊圍幽州詔
昱兼侍中持節督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
監祭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

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
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
大軍頓至在涇幽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
然凡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
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

後周申徽西魏大統十年為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
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彥隨焉及榮死瓜
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
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頗微不奉詔又
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畧致

機變 卷之六十五
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
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
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主計彥
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
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
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幾辱使人輕忽詔命計
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
不得卽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反
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

尚書

杜杲武帝建德初爲司中大夫使於陳陳宣帝謂杲
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
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
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
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用以爲且猶
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
止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
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
之利必須城鎮宜待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者不敢聞
命

隋崔彭性剛毅有武畧善騎射高祖爲丞相時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彊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遣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

長孫晟爲左勳衛車將軍開府奉使突厥突厥可汗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玷厥別部 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

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多而又近耳染干大驚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誠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頌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

裴矩爲內史侍郎煬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

崔君肅爲司朝謁者大業初處羅可汗爲鐵勒所敗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比因奏之煬帝遣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倨受詔不

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尚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軍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遣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何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

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向夫
人爲誑天子必當所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
北藩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
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
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
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喜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
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
誠旣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
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沒之母家
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

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漢故職貢不脩可汗若請
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
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
喜遂遣使朝貢

唐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大德使于高麗
初入其境欲窺其國俗每至城邑輒以綾綺遺其官
守莫不權悅大德因謂之曰吾性好山水所不能忘
在此何處有林泉勝地吾欲時往遊踐其國人信之
遇有好山水之處輒引大德觀之遂得在道屈曲而
行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大業末因平壤

敗遂沒於此高麗妻以遊女子孫盈室與高麗錯居
殆將半矣因謂親戚存不大德給之曰汝之親屬悉
無恙莫不垂涕而去更相告示數日之後大德在塗
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田野大德未至平壤五十里
士女夾道而觀者如堵以屬於其都及與其王相見
乃盛陳兵甲蓋懼中國而自強也

陸贄爲翰林學士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
欲激怒諸軍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
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帝
憂之遣贄使懷光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

聚宮院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勢制
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
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
解陛下意在全復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
不別爲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
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嘗容易處之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
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
要籍臣雖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誇
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之日未知

有此商量在今者從此却廻或恐聖旨故問事之可
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
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
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
手詔示以移軍事繇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
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
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廻云見卿論敘軍情訊及於此
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
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辭婉而直
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繇起怨臣初奉使論旨本緣

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
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
幸番觀察德宗初望懷光廻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
不許及贄纒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渭橋
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筭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
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
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繇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
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
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
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

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干端飛謗欲戰則遁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疆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敗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救心太上消息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執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令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所激藉此兩軍迭

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摠能或成勳績事必有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必已惆悵若遣建徽惠元就東則足得爲辭且俟旬時

歲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得兩節度兵建徽單騎
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
翌日移幸山南贊練邊兵機率如此類

